

文人墨客，千古風流

享譽中外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，印刷術位列其一，她與造紙術一起，為人類文化的保存和傳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。古代中國墨的特殊耐久性，使今人能看清兩千多年前的文字、圖畫；而我國古代製墨業的發達，為印刷術的普及提供了物質基礎。古代「文墨」並稱，說明墨在中華文明中的特殊地位。唐李白曾寫詩述墨：「上黨碧松煙，夷陵丹砂末。蘭麝凝珍墨，精光乃堪掇。黃頭奴子雙鴉鬢，錦囊養之懷袖間。今日贈與蘭亭去，興來灑筆會稽山。」松煙丹砂，黑赭兩色，輔以蘭麝，貯之錦囊。時來醉吟，揮毫潑墨，水雲散盡後，丹青代代傳。

單凌寒 文、圖



▲文府墨

墨之歷史，與書寫同源。明陶宗儀在《南村叢耕錄》中記載，上古無墨，只是用竹挺蘸漆書寫，中古時才開始用石墨磨汁書寫，有人稱其為「延安石液」；直到魏晉，才開始出現墨丸，乃是用漆煙、松雜難和製作而成。古人囿於所見有限，認識不夠完備，但從現代考古發掘成果來看，情況大抵如此，只是人工製墨時間稍有提前。

源於繪畫，「邢夷始製墨」

墨之形成，是從繪畫顏料中演變而來，史前文明中，先民就以五彩彰於衣物，用五色施以器物，即青黃赤白黑，謂之正色。黑色正是墨之濫觴。原始顏料多為礦物粉末，《山海經》對這種天然顏料礦石產地多有記載。作為書寫繪畫材料之用的石墨，應為石脂，亦稱石涅，又名畫眉石。一九七九年陝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，出土了一套繪畫用具，裏面除了研磨器、陶水杯之外，研磨器的凹槽處，還放置着數塊黑色天然染料，後經化驗是礦物氧化錳。直至西周，出現了人工墨。明科學史家羅頤《物原》說：邢夷作墨，史籀始墨書於帛。明董斯張《廣博物志》說：墨始造於黃帝之時，一云田真造墨。南宋趙希鵠《洞天清錄》則指出：上古以竹挺點漆而書；中古有墨石，可磨汁以書；至魏晉間，始有墨丸，以漆煙和松煤為之，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，正以磨墨丸，貯其濡也。《述古書法纂》稱：「邢夷始製墨，字從黑土，煤煙所成，土之類也。」人工墨出現後，天然墨逐漸被淘汰，至漢代，出現了成塊的墨。一九五五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東漢墓出土的殘墨，即是用模具壓製而成。漢墨的原料一般取自松煙，或者桐煙。最初是用手捏合，鬆散易碎，後改為模具壓製，並不斷改良工藝，經入膠，和劑、蒸杵等工序製為墨錠。

早期製墨之人多為手工工人，間或有名人監製或指導，如三國時的書法家韋誕，製墨「一點如漆」，其所製墨被稱為「仲將墨」、「韋誕墨」。

唐設墨官，名家輩出

至唐，始有專門製墨的墨工名家，如祖敏、奚鼎、奚鼎等。唐代設立墨官，祖氏曾為之，以上黨（山西長治）產松心為佳，鹿角膠煎為膏和之，易水盛產松木，需每年向朝廷貢墨，製墨之人不唯祖氏，故有李白「上黨碧松煙



▲蘇軾雕像



▲海口市五公祠內「蘇公祠」壁畫上，蘇軾在海南製墨

►文府墨背面楷書「製」字（左），
文府墨正面楷書文、府二字（右）



。書寫數十幅字不耗一、二分墨，南唐徐鉉為太簡時，言其幼年曾用過一挺李超墨，長不過尺，細如筷子，與其弟徐鉉兩人共用，日書不下五千字，歷十年乃盡。再據宋代范正敏《遁齋閑覽》記載，大中祥符（一〇〇八年至一〇一六年）時，有貴族偶然將一李廷珪墨遺落水中，覺其必為水所壞，所以就沒有撈取。幾個月後，在池邊飲酒時，又不小心將一金器墮入水中，就令善水者打撈，除金器外，並得所遺之墨，色澤如故，表裏如新。宋代著名墨工潘谷在秦少游家中見到李氏之墨半錠時，竟下拜說：「真李氏故物也，我生再見矣！」可見宋代文人對李墨的推崇。

數百年後，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年）春，時任陝西巡撫的畢沅向乾隆帝進獻了一方古墨。通體堅實細膩，墨面黝黑光亮，一面泥金草書「翰林風月」四字，另一面朱書三個已模糊難辨的草體字。古墨上遍布古樸獨特的細碎雲紋，變幻奇特，有如天空中翻捲的濃雲，工藝極為精湛。此墨正是歷史上有名的五代時期南唐李廷珪所製的墨。

畢沅所送之墨，很得乾隆皇帝歡心，乾隆帝素愛書法，但對這樣的文房之寶，竟也捨不得用，還因此在養心殿西暖閣專門闢出一室，命名為「墨雲室」，並親筆御書「墨雲室」匾額。與「三希堂」相對應並齊名，「三希堂」因藏王珣《伯遠帖》、王羲之的《快雪時晴帖》和王獻之的《中秋帖》這三件稀世法書而聞名於世，但「墨雲室」則因珍存一方古墨而聲名遠揚。可見此墨，在乾隆帝心目中的位置。

此方李廷珪墨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。因乾隆帝對此墨之珍愛，曾於乾隆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二年）命人依樣仿製過一方「翰林風月墨」，現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。「翰林風月」這方寶墨還曾被福康安精心設計，以綵絲的技藝精心留在手卷之上，進獻於乾隆帝。

「蘇軾手製」，商家促銷

墨至宋而極盡精工，宋人對墨可謂一往情深。宋代文化巨擘司馬光、蘇東坡、黃庭堅等都嗜墨成癖，風氣所及，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也都以藏墨、蓄墨、賞墨為能事，以至於宋代製墨業繁榮。蘇軾有首次韻唱和詩言其所藏墨：「我生百事不掛眼，時人謬說雲工此。世間有癖念誰無，傾身障籠尤堪鄙。人生當着幾緡屐，定心肯為微物起。此墨足支三十年，但恐風

霜侵髮齒。非人磨墨墨磨人，瓶應未罄墨先恥。逆將振衣歸故園，數畝荒園自鋤理。作書寄君君莫笑，但覓來禽與青李。一螺點漆便有餘，萬灶燒松何處使。君不見永寧第中搗龍麝，列屋閒居清且美。倒暈連眉秀嶺浮，雙鴉畫鬢香雲委。時間五斛賜蛾綠，不惜千金求顰髓。聞君此詩當大笑，寒窗冷硯冰生水。」世間有癖好之人皆是，蘇軾對墨之喜愛毫不掩飾，所藏墨以己之用度足支三十年，恐怕墨未完而髮已斑。

世人皆云蘇軾工製墨，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曾記載一則趣事，宣和初，有一江西墨商潘衡，自稱曾在海南為蘇軾造墨，並得蘇軾造墨之法，世人爭相購買，銷量甚好。其後作者在許昌遇蘇軾之子蘇過，遂詢問此事，並求造墨之法。蘇過大笑，說父親造墨哪有什麼方法，只是在海南的時候閒來無事，恰好潘衡到訪，兩人為消遣，就別置一小室製墨，斫木枝焚燒以取煙，夜裏餘火差點把房子點着。第二天火盡取灰數兩，又苦於無膠和墨，就用牛皮代替，黏性不能使墨堅挺，僅得十餘件如手指般大小的墨塊。蘇軾亦絕倒，潘衡辭去之後，應該改良了做法，只是借蘇軾之名以行銷售之實。

蘇軾海南造墨確有其事，其自書《記海南作墨》：「己卯臘月二十三，墨灶火發，幾焚屋；救滅，遂罷作墨。得佳墨大小幾百丸，入漆者幾百丸，足以了一世。仍以遺人，所不知者何人也。餘松明一車，仍以照夜。」海南松多，煤也豐富，造墨原料充足，幾次差點把房子點着，也是有，據史料記載蘇軾在海南令潘衡所造之墨銘曰「海南松煤」。「君不見永寧第中搗龍麝，列屋閒居清且美。倒暈連眉秀嶺浮，雙鴉畫鬢香雲委。時間五斛賜蛾綠，不惜千金求顰髓。」可見當時宋代製墨業之發達，藏墨之人眾多，好事者精搗龍麝，列屋貯之，「倒暈連眉秀嶺浮，雙鴉畫鬢香雲委。」言所藏之墨形制，精美若斯，愛好之人不惜重金求之。宋詩尚理，蘇軾是其代表，其間不免對此奢靡貯墨之風的感嘆，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，嗜墨之心一旦偏執，為物役使，實在不是人在磨墨，而成了墨在磨去人的心性。也正如他在另一篇文字所言「人嘗惜墨墨不磨，終當為墨所磨。」發人深思。

墨之星輝，九華朱觀

宋墨現存世不多，一九八八年安徽合肥市村民在自家後院挖魚塘時，發現一座古墓。在隨後的搶救性發掘中，共出土文物六十五件，其中有宋墨兩錠，「九華朱觀墨」和「歙州黃山張谷墨」。九華朱觀墨局部有裂紋，形狀基本完好，墨呈梭形，正面中部陽文楷書銘「九華朱觀墨」，背面棗核形線框內有鳳形花紋，線框兩端匯合成圓形印紋，圈內各有一陽文楷書「香」字，從紋飾來看，係用墨模製成。「朱觀」是製墨人姓名，古人製墨常於墨模上銘墨工名姓，並與地名連綴，以示「物勒工名」之意。元陸友繁《墨史》記載：「朱觀，九華人，善用膠，做『軟劑出光』墨。」可以得知朱觀是九華人無疑。所謂「軟劑」，指製墨時調和的煙泥製劑較軟。「九華朱觀墨」雖在水中浸泡近九百年，但質地形狀基本未變，模印紋飾、文字仍清晰可見，真正堪稱「其堅如玉，其紋如犀」了。

蘇軾曾作詩悼念宋代製墨名家潘谷：「世人重耳輕目前，區區張李爭熾妍。一朝入海尋李白，空看人間畫墨仙。」人易變，物卻不然，古墨幾經塵世，被文人鐫刻，千古風流，一朝盡覽。

（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文博館員）



►歙州黃山張谷男處厚墨

▲九華朱觀墨



▲故宮藏仿李廷珪翰林風月墨

「翰林風月」，李廷珪墨

易水奚氏，被譽為「徽墨始祖」。元代陸友《墨史》有云李超墨「其堅如玉，其紋如犀